

# 为天才制嫁衣的天才收割机

【文/谷立立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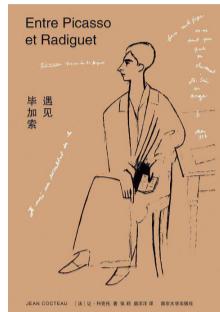
关于让·科克托，最经典的形象莫过于1949年菲利普·哈斯曼为他拍摄的肖像。照片中，科克托就像无所不能的超人，从身体里伸出6只手臂，抓住身边飘过的一切：诗歌、绘画、戏剧、小说、电影、设计。这样的他放在今天，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。不过，科克托最满意的显然不是写过多少诗、拍过多少电影、有过多少辣评，而是发现。常常，他动用超前的头脑、敏锐的眼光，去寻找那些战战兢兢徘徊在槛外的新鲜人，然后弯下腰去扶起宝马，带着他们一步步走入艺术的殿堂。

《遇见毕加索》写的是“遇见”。科克托一生有太多次“遇见”，每一次皆可铸就一个传奇：10来岁与普鲁斯特的交往、27岁与毕加索的偶遇、50来岁为让·科克托的辩护。然而，在林林总总的“遇见”中，最令人难忘的还算是他和毕加索的友谊。1916年，科克托与大他8岁的毕加索相遇，随即惺惺相惜，彼此交心。1917年，在佳吉列夫的要求下，两人与作曲家埃里克·萨蒂一起创作舞剧《游行》。阿波利奈尔说这是“超现实主义戏剧”，有史以来第一次将绘画与舞蹈、造型艺术与模仿表演结合在一起。

显然，《游行》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天才头脑碰撞出的火花。不过，在成为十项全能的“让·科克托”之前，他首先是个诗人。一生作品都是诗，小说是诗、剧作是诗、绘画是诗、电影是诗。就连艺术评论，也似乎裹挟上诗的轻盈，让思维变幻着、跳跃着，穿行在密布意象的丛林中。至于画家，当然也是诗人。就像科克托所说，只有精神才能辨认精神，只有诗人才能读懂诗人。不难理解他为何会对毕加索青睐有

书评

>>>



《遇见毕加索》

作者: [法] 让·科克托  
出版社: 南京大学出版社

加，笃信他是诗人型画家，而不是文学型画家，因为“他（毕加索）的的确确站在文学型画家的对立面。再没有什么比行话和现代批评更让他觉得荒谬的了”。

对现代主义的抵抗，是描述科克托的关键词。他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，他从来没有真正“现代”过，并且一直站在“现代”的对立面。较之繁杂的艺术流派，科克托更在意真正“法兰西的法国音乐”。在他这里，真正的艺术就是诗，不需要太多实用性，却能让人眼前一亮；既不欲取悦于人，又时时考验着你的耐心。“艺术的作用在于捕捉时代的意义，并从这种实用的贫乏之中汲取一剂解药，用以对抗鼓励多余的无用之美。”毕加索和他的立体主义画作，正是治病强身的良药。因此，不管科克托心里装有多少傲慢，不管是嘲笑印象派的自我陶醉，还是挖苦野兽派的东方做派，他想

的说的还是他的老友。

于是，《遇见毕加索》满满当当地闪现着同一个名字：毕加索。科克托放下所有偏见，喜滋滋地向世界介绍自己的新朋友，这个总爱以小丑为题创作的西班牙人。在他看来，艺术从来都是活跃于街头巷尾、集市木棚、小酒吧午夜场的。如果非要给它下个定义，那么只能是两个字：简洁。因为只有回归简洁，才是对那个繁复至死的时代唯一有效的反抗。小丑只用了10分钟就展示出活泼的生活，而挪到剧院里，就变成没完没了的3小时。毫无疑问，毕加索就是现实的尤利西斯，是描摹日常的好手。与印象派酷爱的阴影、野兽派打翻的颜料不同，这位“禁欲系”的堂吉诃德更符合科克托对法兰西艺术的极致想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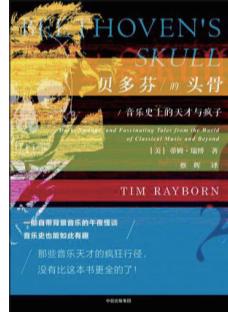
“诗神将画家圈起来，引导着他的手，好让他能够在这混乱的世界中，定下人类的秩序。”他身披菱形格纹彩衣，亲自上阵，只用一个烟斗、一件器物、一副扑克、一盒香烟，就把生活的日常和盘托出；只用笨拙无比的涂抹、线条、块面、色彩，就不带装饰地诠释出真实与虚幻的距离。说到底，天才科克托就是“天才收割机”，总在享受着发现天才的乐趣。当然，天才的嫁衣并非轻轻松松从天而降，它需要一颗同样天才的头脑。或许，科克托执迷的不是毕加索，而是他自己，是他汲汲渴求的现代艺术。于是，当整个世界都匍匐在毕加索脚下，戮力仰望大师的容貌，戮力去博他一笑，只有科克托有资格站在他身边，以同路人的口吻骄傲地说上一句“至少，如果我垂下眼睛，我的目光仍有机会向毕加索致敬”。

## 天才与疯子之间只有一个头骨的距离

【文/林颐】

荐读

>>>



《贝多芬的头骨》

作者: [美] 蒂姆·瑞博  
出版社: 中信出版集团

贝多芬逝于1827年3月26日。据说，法医学家于次日切开了他的头骨，后来这批头骨四处流落，许多学院都声称拥有“贝多芬”，后来20世纪的DNA技术排除了大部分的可能。这件轶事见于美国作家、音乐史家蒂姆·瑞博的著作，即《贝多芬的头骨》。

瑞博说，该书还可起名为《莫扎特的头骨》。据说可怜的莫扎特在死后被挖坟，盗墓贼偷走了他的头颅，卖给了一个研究基金会。瑞博接着说，该书还可以叫《海顿的脑袋》，据说海顿去世不久，两位朋友和崇拜者切下了他的头颅，偷偷地藏了起来。

总而言之，不管哪种书名都符合本书意旨，也挺符合作者的“恶趣味”。就可靠性而言，“据说”太多，作者所言不可尽信，他也无意让人信服。津津乐道引人注意的，大多是些八卦，听听笑笑就算了。我比较好奇引起这些八卦的原因。

比如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“丢脑袋”呢？瑞博谈到了欧洲的颅相学和头颅崇拜。可惜未能展开。我找了找“场外援助”。有本可爱的小书，叫《人类砍头小史》。该书集合了被砍下的著名“脑袋”的各种传闻，作者惊叹：“人类的头颅是件了不起的作品。”人头在历史上甚至一度被当作货币。一种非常宝贵，也象征着权力的东西。在人类的文化传统里，活人一直向死人乞求授权，头颅作为人体抵抗腐烂的

部件，仿佛能够抵抗死亡，保存生的力量。

《贝多芬的头骨》副标题名为“音乐史上的天才与疯子”。音乐家们为什么那么容易陷入疯癫呢？这个文化史的议题，在20世纪就得到广泛的关注。米歇尔·福柯在代表作《疯癫与文明》里强调了疾病，尤其是“疯癫”的文化建构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疯癫文化，对异常有不同的看法。福柯把“焦虑”定义为“某种体验的风格”，它在创伤、创伤所引起的心理机制、在病态事件的历程中所影响的重复形式之上，留下了印记。如此看来，作家、音乐家、艺术家这类容易“焦虑”的人群，难免就会多些天才与疯子吧。

瑞博还是中世纪史学家。因此，他的八卦具有历史色彩。整部作品可以放在欧洲大历史中去观察。音乐史作为文化史的一部分，如何成为窥探欧洲历史发展的一扇窗口？以及，音乐家个人如何参与了历史？

苏格兰女王玛丽和伊丽莎白一世的恩怨，早就被人嚼成甘蔗渣了，瑞博的版本里多了一个叫“大卫·里奇奥”的音乐廷臣的挑拨离间。故事未必真实，里奇奥没有那么大能量，不过优伶对君主的影响力真是好话题，也算是个新颖的视角。欧洲很多音乐诞生于宫廷，乐师的经济地位离不开宫廷的奖励。莫扎特的死因与竞争对手萨列里有关吗？众说纷纭，没有真相，历史在风雨里掀动。音乐不是世外乐土，我们听到《英雄交响曲》，就会想起拿破仑，听到瓦格纳，就会想起德国的政治变幻。

全书前半部分讲述古希腊至21世纪的音乐家轶事，涉及人数众多，碎片化，好在文字诙谐精要，不妨当作专栏随笔。后半部分谈论音乐的神话起源与文化衍变，提供了相对系统初浅的阐释，对欧洲音乐史能有大致的轮廓背景认识。有关酒神狂欢、瘟疫与赎罪、政治与权谋、民谣的暗黑属性等分析，体现了瑞博作为文化史学家的专业素养，他对符号的关注以及符号内涵的解释，将音乐家作为一个特定的人群从模糊的历史背景中凸现出来，从而使得整部作品在故事之余，也有了些历史的参照。

新书

>>>



《母狮的忏悔》

作者: [莫桑比克]米亚·科托  
出版社: 中信出版集团

非洲，库鲁马尼村，二十六个女人接连葬身狮口。猎人阿尔坎如接到捕狮的任务，即将来到文明与野蛮的边缘。随着对事件的调查，猎人发现凶手另有其人，受害者之间也有某种不可言说的联系。看似忠诚的夫妻关系，不可调和的人兽冲突，母狮与秃鹫，大地与河流，发生在库鲁马尼的一切，逐渐染上一抹神秘又离奇的色彩。



《最后一个捕风者》

作者: 蒲末释  
出版社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十段难以释怀的往事，十种挣脱逃离的人生。这是一本关于小镇青年的故事集，故事的基调大多悲伤，却透着干净明亮的底色。作者从熟悉的小镇、人事出发，用冷静克制的笔调，书写小镇青年的痛苦和挣扎。